



李之仪与折氏父子生死之交

张海鹰

北宋一代词人李之仪不但与苏轼、苏辙、黄庭坚、秦观、张耒、晁补之、陈师道、李廌、米芾、李公麟、蔡肇等诸多文人雅士多有交游,而且与著名边将折氏父子折可适、折彦质交往密切,有生死之交。

李之仪(1047—1127),字端叔,号“姑溪居士”“姑溪老农”,北宋沧州无棣(今山东省无棣县信阳镇李通判村)人,“能为文,尤工尺牍”(《宋史》)。苏轼赞其文笔词风“入刀笔三昧”,《四库全书》称其文“神锋俊逸,往往具有苏轼之体”,才华横溢,仕途坎坷,“端叔一生坎坷,晚节益牢落”。(《苏文忠公全集·东坡续集·卷四》)

南宋绍兴年间,折彦质路过安徽当涂时,特意前往李之仪故居探望李之仪遗孀杨姝及其子女,并以行程仓促没有亲往藏云山致雨峰下的李之仪墓前谒拜而颇感遗憾。“东来已数月,驰担已渺茫。犹喜灾患身,获登先生堂。肃衣拜遗像,依然双颊光。宛若侍坐侧,妙语发天藏。厄穷出天意,人理难度量。所幸言不朽,与世为文章。嗟此复何恨,私淑良不忘。小郎出见我,问知雏凤凰。他年起门户,尘滓濯秋阳。世事几变迁,人生真黄粱。置之不足道,感慨泪满裳。我方有程,坟山空相望。”(折彦质《过太平州拜李端叔遗像》)

折彦质为什么要谒拜李之仪墓、“肃衣拜遗像”呢?原来,李之仪生前即与折彦质及其父折可适交往频繁,关系密切,并彼此结下深厚情谊。

折彦质(1080—1160),字仲古,别号介之,自号“葆真居士”,山西太原人,麟府折家第七代名将,南宋重臣之一,幼承庭训,志逾万里,忠贞不二,功绩卓著。金军攻打开封时,他与堂叔折可求等勤王兵至京师,众号二十万,在南关、黄河等地与金兵血战,并随赵构南迁,为抗金出谋划策,与抗战派宰相赵鼎、张浚共掌朝政,与岳飞、韩世忠等协力抗敌。因屡遭秦桧投降降行径,连遭贬逐。秦桧死,知广州、洪州等地,以左中奉大夫致仕。“彦质每以家世忠节不得归中原为恨”。(《元一统志》)

折彦质文武兼备,是折氏家族里唯一的一个进士。李之仪赞其文采:“介之遵公所令,笃于艺学,妙蕴而英发,落笔即在人上,天子得其所为文,而欲遂易文阶,又使从天录石渠之游,殆若王良、造父、秣骥子而问途,其志气已在千里外矣。”(李之仪《折渭州文集序》)

折氏自五代以来即为党项之一大望族,世代尚武,占有府州(今陕西



▲折家将堪堪比杨家将。

▶武宣仙岩折彦质石刻。

府谷县)一角之地,在宋、辽、夏、金角逐的舞台上活跃了200多年。“独据府州,控扼西北,中国赖之”“夏人畏之,益左偏兵,专以当折氏”“自从阮而下,继生名将,世笃忠贞,足为西北之捍,可谓无负于宋者矣”。(《五代史》)

折彦质的父亲折可适(1050—1110),字遵正,名将折克行从子。“可适未冠有勇,驰射不习而能。鄜延郭遵见之,叹曰:‘真将种也。’荐廷中,补殿侍,隶延州。从种谔出塞,遇敌马以少年易之,可适索与斗,斩其首,取马而还,益知名。”(《宋史》)

元丰四年(1081)宋军五路伐夏,折可适为鄜延副将。也就是这一年,李之仪相交折可适。当时,李之仪在沈括介绍下,从军鄜延,入折可适幕府,主管驻军文字事宜,“端书从军,都无闻耗,不知何如也”。(秦观《与李某何简》)“元丰五年,折可适辟副将……元丰中,之仪在鄜延幕府。”(李之仪《折渭州墓志铭》)

李之仪跟随折可适挥师与夏人战于三角岭,收复米脂城,败敌于蒲桃山。第二年,从沈括部将曲珍攻克夏夏汤城,乘胜克葭芦。折可适因战绩卓著,被提拔为洪德寨主。第三年,夏国梁氏屯兵于尾丁,折可适率军潜入其境,斩获万计,被提拔为环庆兵马都监、宁州知州,及岷州知州,知镇戎军。

李之仪从军三年,与折可适出生



人死,可谓有生死之交。十五年后,他感慨颇多:“操檄乌延府,已复十五年。年当三十余,事事随精坚。非惟会兴灵,兼欲还幽燕。谁知今白首,狱吏辄差肩。”(李之仪《读渊明诗效其体十首》)

大观四年(1110),折可适病逝于泾原任上。“到镇四月感疾……而以十月二十九日薨,享年六十一,乃大观四年也”。(李之仪《折渭州墓志铭》)噩耗传来,因为从师范纯仁草《遣表》作《行状》而被除名编管当涂的李之仪悲恸不已,作《祭折渭州》,并为折可适撰墓志铭,记叙了折可适世系、名字、爵位及生平事迹等,以此表达对折可适的悼念和赞颂。“折可适四十余年,每一日不在兵间,每战必克,屡立奇功,恩威并行,诸将无复居其右……”(李之仪《折渭州墓志铭》)

后,折彦质为其父折可适收集、整理遗稿,“公薨,介之辑公遗稿,得诗若干,《阴符经》一,边议若干,奏议若干,总为若干卷藏于家,而以序

见属。”(李之仪《折渭州文集序》)李之仪欣然为该文集作序,“予辱公知为深,窃幸托名其传,故不得而辞也”。(李之仪《折渭州文集序》)

李之仪在《折渭州文集序》里,高度赞扬了折可适的文采:“公生将家,便马善射,致胜敌,乃其所事,而文词论议,骛欲与古作者并驱争驰,岂非天得而心通之?忠义激于中,利害动于外,亦不自知其抑扬顿挫,交举相先,而见于笔下邪?予是知公于前人,几可以无愧矣。”并褒扬其功德:“公一时伟人,功在朝廷,名在四夷,德泽被于所至之地,而军民如赤子之慕父,复其言皆足以耸动后世,不若苟为文词之士而已,岂待予言而后传邪?”

李之仪在《折渭州文集序》中还阐述了精妙独到的文学理论。“师旷之聪,离娄之明,非得之于天,岂能风之于视听?庖丁之解牛,轮扁之斫轮,非得之于心,则同能应之于手?其用虽不同,要之非勉强而至者也。昔之能文之士亦莫不然:司马相如扬雄之于词赋,司马迁刘向之于叙事,李陵苏武之于诗,是以其所自得其言耳。”

李之仪认为,人之秉性各不相同,无法替代,故文学创作者也都是各有专长,各擅一事,没有人成为全才、兼才。“主于离娄之社,不能代师旷之聪,轮扁庖丁不能易其手。故能叙事者未必工于诗,而善词赋者未必达于叙事,盖各有所专,而其他虽通,终不得而胜也。”李之仪认为,虽然诸葛亮“崎岖戎马间,未必达于叙事”,而其《出师表》却情辞并茂,其原因在于有丰富的情感体现,所以能“不期于言而言自白”。同样,折可适身为御敌守边的武将,然而“忠义激于中,利害动于外”,内在的积淀在不自觉中与文辞相互感发而见于笔端,形成华茂卓绝的文字诗篇。李之仪强调,为文要有感而发,这样才能寄寓感情,表达心意。

辛张村的“梅花拳”

赵春颂



中国武术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是我国独具民族风格特点的优秀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流传在博兴县店子镇辛张村的“梅花拳”就是一个具有独特攻防技击风格特点的拳种。

辛张村“梅花拳”已有三百年历史,内容丰富,套路繁多。有短、长拳二十余种,器械十余套,对练套路十余套。动作连贯,变化多样,虚中有实,实中有虚,有刚有柔,手、眼、身、法、步紧密结合,闪、战、腾、挪灵活多变。

据《滨州市武术志》和辛张村张氏族谱记载,该村的“梅花拳”始于1720年,由少林武僧赖杰三所传。他因躲避流落于辛张村,身感辛张人诚实善良,将一身少林武术传授给了辛张村人。

1706年初春,赖杰三从黄河乘小舟顺水而下,漂泊到辛张村内河边,因身患重病,疲惫不堪,奄奄一息,被村中父老乡亲接纳。善良的村民们送衣送被,送汤送饭,请医救治。赖杰三病愈后,对辛张村百姓感激不尽,留于财主家中做长工。

一天,辛张村河南岸一大户人家不慎失火。人们救火心切,都从一座小桥上穿行,人多超载,桥板不堪负重,“咔嚓”一声响,断为两截,有人跌入水中。此时,赖杰三也在现场。只见他单手持住桥板,一个“珍珠倒卷帘”的姿势,腿挂桥板上,像只燕子似的飞身跃于桥梁之上。令人们更为吃惊的是:救火中,赖杰三站在屋脊上,两手提两只大水桶行走如飞。大家这才恍然大悟,原来赖杰三是身怀绝技之人。事后细问得知,赖杰三所练为少林梅花拳,因负有人命案被官府缉拿而逃荒于此。

1720年孟春,村中首富财主张大正提升他为看宅护院的卫士,并与赖杰三结交为友。赖杰三遂收张大正为徒,传授梅花拳术。张大正为辛张村第二代梅花拳传人。当时,社会局面混乱,匪兵四起,为保村庄安全,村首事张聪和理事张大浩在村内设置三处拳房,全村老幼习练拳术。自此,辛张村村民习武练拳形成风气,每天夜晚练武,传授均在本村内,逢年过节进行武术和舞狮演练。这一尚武之风相传至今,一代一代将“梅花拳”发扬光大传承下来。

1720年季秋,同为张氏后裔的陈户镇岭子村的张克、张襄、张安曾在武汉大学疯狂地追求她……反正她这一辈子挺值的。

1990年,游走各国数年的她落叶归根,回到北京,在一家医院过完自己90岁生日不久后去世,她留在世界的最后一句话:“我是不会死的”。活了102岁的女作家苏雪林说:“……叔华的眼神很清澈,但她同我说话时,眼光常带着一丝迷离,心一点儿恍惚,总在深思着什么,心不在焉似的,我顶爱她这个神气,常戏说她是一个生活于梦幻中的诗人。”

今天,在“小古堂”书店里,摩挲这本闪烁着才女惊世才情、聚焦着岭南书家睿智目光和浸润着老牌图书公司良友编辑先生匠心智慧的古书,恍然而起一种穿越时空的不真实感。泛黄的书页划过指尖,恰似一束明亮的灯塔之光,照亮了浩瀚的书海,不觉满目波光粼粼,浮光跃金。

搜书得逞之欣喜、读书闻道之欢快,一时俱在此间矣。“六一”节又要到了,向小朋友们推荐新版的凌叔华著作《小哥儿俩》。说的是旧时小孩子的生活趣事,也有一些童话故事在里面。至于当时成人的生存状态和社会现实,也都是从孩子的童真眼光加以生动反映。

空闲时光,劝导我们的“小安琪儿”多读一点怀旧的文学经典,似不失为增进孩子情商的一个好主意。

岭子村传授武艺。此后,赖杰三往来两村轮流居住,教授武艺。

辛张村“梅花拳”传人赖杰大正之后,又有一大批优秀武术人才脱颖而出。这些武林豪杰,有的在本村常年开办拳坊,有的去济南、青岛、天津等地创办武术馆,当保镖或任武术教练。

早在1935年,辛张村老习武者张元吉、张光斗、张光春、张才芳、张殿荣等人就率领由本村百姓组成的武术队、锣鼓队、舞狮队,先后到临淄、青州、临朐、沂水、蒙阴、博山、张店、周村等地走街串巷,打拳卖艺,以武会友。

从1966年开始,逢年过节,辛张村武术队便走遍全镇各个村庄进行演出活动,深受广大群众欢迎。1970年正月,辛张村武术队刚结束在周边村镇的表演活动,广饶县石村镇西王村又邀请他们前去联合演出。辛张武术运动员表演了梅花拳器械套路:行者棒、八卦单刀、枪术;软器械:三节棍、双刀、九节鞭;二人对练:伏虎拳、十二连营、连连棍、单刀进枪等祖传项目。从此,辛张村的“梅花拳”在广饶县声名鹊起。

1982年,经县体委批准,辛张村成立了“博兴县业余武术馆”,张继光任馆长,离休国家老干部张学铭任武馆顾问。馆长张继光,1950年11月生,1962年入拳房习武,1963年拜本村张殿桂为师,习得一身好武艺,是梅花拳第十一代传人。1968年,他又拜淄博博山的张玉田先生为师,学习燕门武艺,并将其融入梅花拳套路。

“梅花拳”是传统武术流派的一种,出自“梅花门”,讲究“一按、二缠、三进、四切、五拉、六拿”。舞姿大方,形神合一,动静结合,刚柔相济,攻防兼备,手法密集,变化精妙,利于实战。“梅花拳”易学易练,有较高的攻防自卫、强身健体的功能和文化价值、历史价值,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近几年,群众性武术活动十分活跃,辛张村“梅花拳”与时俱进,在博兴大地生根、开花、结果!

作者简介

赵春颂,网名“春暖花开”,山东省博兴县人,教授级高级政工师,山东省散文学会会员,滨州市作家协会会员,长期从事企业宣传思想工作和文化建设工作。在各类报刊发表作品200余篇,著有散文集《老家的枣树》。

下河乡村村建起家风家训主题广场



6月10日,沾化区下河乡下河村村民在家风家训主题广场观看善德故事。近年来,为弘扬传统美德,培育文明家风,下河乡引导全乡27个行政村全部建立了家风家训主题广场,通过对“孝”“善”“德”“礼”等传统文化

故事、治家格言、古代圣贤等内容加大宣传力度,让群众在潜移默化中感受优良家风的熏陶,营造起讲道德、守规矩、树新风的良好社会风气。(滨州日报/滨州网通讯员 商凯 摄影)

搜书志

羊城访书(下)

“小古堂”邂逅《小哥儿俩》

钱杰

在藏书圈里,提到黄俊东藏品,莫不刮目相看肃然起敬。

藏书家、书话家黄俊东,1934年出生于潮州一个普通农民家庭,香港联合书院毕业,笔名克亮、新园、余乐山等。先后担任香港《明报月刊》编辑、助理主编,后定居澳大利亚。著有《现代中国作家剪影》《书话集》《猎书小记》(香港版)和《克亮书话》等。

他在《明报月刊》工作时,与做过《明报》总编辑的文化达人董桥是同事。著名藏书家谢其章评论说,董、黄二位主笔政期间的《明报月刊》最好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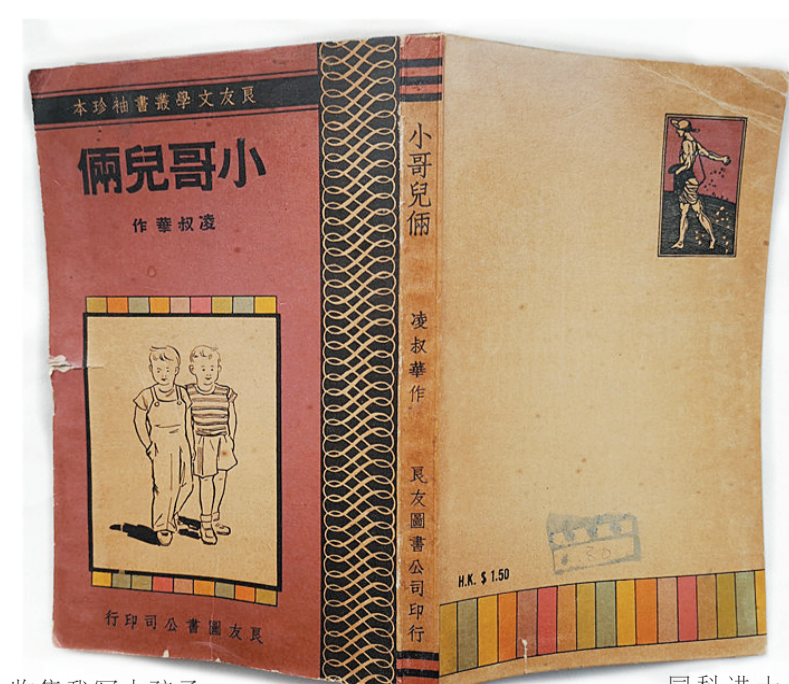
黄俊东曾经为张爱玲散文集《张看》做责编,保留有张爱玲的亲笔信(据《张爱玲年谱》,1976年1月28日寄香港黄俊东函——《猎书小记》“张看”附录,1977年12月香港明窗出版社),从初稿一直到排印成书,都凝结着他的心智。

这本李金亮先生从香港拍来的黄俊东藏品凌叔华著《小哥儿俩》,为中国第一家以图像出版为主的民营出版机构良友图书公司印行的文学丛书袖珍本。

良友图书公司,1925年由伍联德在上海创办,1926年首创中国第一本大型综合性新闻画报《良友》。

“不少买家常常会把这套书误认为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李金亮说,良友文学丛书袖珍本,实际上是该公司在1957年以“第一流名家作品、原本影印、最新型的袖珍本”贡献给读者的礼物,每册定价港币一元五毫。

凌叔华在1935年《小哥儿俩》出版序言中说:“这本小书先是专打算



收集我写小孩子

的作品的……书里的小人儿都是常在我心窝上的安琪儿,有两三个可以说是我追忆儿时的写意画。我有个毛病,无论什么时候,说到幼年时代的事,觉得都很有趣,甚至记起自己穿木屐走路时掉了几回底子的平凡事,告诉朋友一遍又一遍都不嫌烦琐。”

说起凌叔华这位活了90岁的女作家兼画家,在中国文学史上可不是一个等闲角色。

她祖籍广东番禺,出生在北京一个名门望族,父亲凌福彭与康有为是

同科进士。上世纪二十年代,凌叔华是与冰心、林徽因齐名的“文坛三才女”之一,闺秀派才女的杰出代表。她文学作品丰厚,有多部选集出版;画作曾应邀在巴黎举办过展览,典型的中国古典文人画风格,在欧洲声誉很高。

被鲁迅骂得抬不起头来的陈西滢是和她一起生活了四十多年的丈夫——顺便说一句,陈西滢(本名陈源,西滢是他的笔名)的妹妹陈淑媛嫁给了竺可桢;才华横溢、英年早逝的大诗人徐志摩是她的“蓝颜知己”(她

曾被徐志摩称为是中国的“曼殊菲尔”,泰戈尔对徐志摩说她的才华在林徽因之上);来自英国的诗人朱利安曾在武汉大学疯狂地追求她……反正她这一辈子挺值的。

1990年,游走各国数年的她落叶归根,回到北京,在一家医院过完自己90岁生日不久后去世,她留在世界的最后一句话:“我是不会死的”。

活了102岁的女作家苏雪林说:“……叔华的眼神很清澈,但她同我说话时,眼光常带着一丝迷离,心一点儿恍惚,总在深思着什么,心不在焉似的,我顶爱她这个神气,常戏说她是一个生活于梦幻中的诗人。”

今天,在“小古堂”书店里,摩挲这本闪烁着才女惊世才情、聚焦着岭南书家睿智目光和浸润着老牌图书公司良友编辑先生匠心智慧的古书,恍然而起一种穿越时空的不真实感。泛黄的书页划过指尖,恰似一束明亮的灯塔之光,照亮了浩瀚的书海,不觉满目波光粼粼,浮光跃金。

搜书得逞之欣喜、读书闻道之欢快,一时俱在此间矣。“六一”节又要到了,向小朋友们推荐新版的凌叔华著作《小哥儿俩》。说的是旧时小孩子的生活趣事,也有一些童话故事在里面。至于当时成人的生存状态和社会现实,也都是从孩子的童真眼光加以生动反映。

空闲时光,劝导我们的“小安琪儿”多读一点怀旧的文学经典,似不失为增进孩子情商的一个好主意。